



小蜜多

因 夢

「師叔您好！」

「蜜多你好。」

「師叔我好。」

「師父在麼？」

「在閱經室讀書。」

「早課做了麼？」

「剛才做罷。」

「好吧孩子，看你師父去。」

小蜜多，是個可愛的孤兒，剛滿十一歲，白面皮，紅腮膀，硃色的嘴唇，白生生的小牙，大眼睛，雪亮雪亮，頭髮還沒雜除，已做了一年多准沙彌。

這孩子，是老友羅迦在去年從新竹孤兒院領來的。放在身邊，做個入室弟子。本來，羅迦並沒收徒弟的意思，但自蜜多來後，他的全部精神就用在身上。他把他當做朋友，學生，弟子。日裡送他到附近小學讀書，早晚在蓮社教他讀經寫字。他以為自己未出家前沒能好好受教育，因此，他想把自己的理想建築在蜜多身上。他希望蜜多能成一個末法時代的法將。

蜜多聰敏，聽話，說一口清脆

的國語，很調皮，也有禮；羅迦愛他，我也愛他。

蜜多俗姓尹，在孤兒院的學名叫阿玉，到蓮社，我覺得這名字很俗，便透過羅迦，給他改為蜜多。羅迦覺得這名字很別緻，也新，很高興，以後我們就叫他蜜多。

「蜜多，」有一天，我說，「你的蜜甜麼？」

「哦，師叔，甜一點兒，可是蜜蜂會螫人。」

「哦！我楞一下，「這孩子人小倒不單純」，我想。

蜜多看我楞，便嘻嘻直笑，我也笑了。從此，我對蜜多更增一層深愛。

三

我在靈隱寺掛單已有一年了，除日裡在佛學院教書寫稿外，早晚便撥個空到白雲蓮社看羅迦和蜜多。

我在沒出家前，總認為護一個天真未泯的孩子做小和尚，簡直曠殺人性。我以為我想的也是別人想的；這意義和年青的姑娘做尼僧同樣是有反人性的動機。但我做了和尚，我才了解這種觀念並不正確。

人人總以直覺判斷事物，以為自己的見解可以代表別的見解。因此，便把自己的靈魂嵌入一個特製的模型，而失去真正的自我。

關於蜜多，我不能否認他沒有人類共通的理想與欲望，不管善的觀念與惡的根性。但是，這些生物共同的品質，一方面依據後天教育去塑成他偉大的性格，同時也有先天的「智慧」「善根」引導他走入聖域的理想。我們明白這些，我們便不以為一個孩子當了小和尚就真埋沒人性。

小蜜多，在我的觀察中，也許有所謂「夙慧深厚」。可是大凡獲得人身的生物。誰無深厚的善根？眾生性靈，既來自共有的原始，當然所作的善惡，也隨緣受報。小蜜多闖入我的生活，給予我的深刻提示，便是人類具有生物的欲念，也有同式潛藏的慧根。

「人有佛性，狗也有佛性，是麼？」我問蜜多。

「出狗身血，也是出佛身血，是吧師叔？」蜜多反問。

在不多天前，一個偶而的談話中，我發現一個孩子的智慧，實不弱於聖賢。這使我驚奇於生命的偉大！

四

平日，我和羅迦在室中跌坐談天，蜜多則盤膝坐在一傍；一邊玩念珠，一邊聽講話，有時哼一兩句反共歌曲，間或也插上兩句哲學性

質的疑問，但慣常，總是楞楞的靜聽為多，從不胡鬧。

我們談的不外經典故事，古代藝術，人生哲學，自然科學之類的東西。羅迦對自然科學雖不豐富，但對佛經與文學却具心得。他也著過書，說過法。而我，為了無所為而為，當了和尚，對文學寫作依然擱不掉，所以也樂得收些佛經的典故作為寫作的題裁。

有時，我和羅迦故意一面談話，一面觀察蜜多的表情，便看到他有時竟忘去自我，進入「耳根三昧」。

我們對蜜多的教育，與其是用心於有形的教條，毋寧說收效於無形的潛移默化。

人類的哲學（也可說是佛學的）素養本與生俱來，蜜多在我們歷次談話中，也可能吸收不少零碎的東西，形成他自己的人生觀念。

記得，那天星期日，我到蓮社閒聊，剛到門口，便看到蜜多，我就叫他領我走進蓮社。

「師父！師父！師叔來啦！」我挽着他，走入羅迦的讀書室，羅迦正在讀「唯識哲學」。他說：「沒事麼，因夢？」

「沒事，來看蜜多」。我說。羅迦合上書，蜜多送來一碟生番茄，這是我愛吃的。我們邊談邊吃。

我不知道，做和尚的怎麼會談出這種話來。現在想起，還覺得好

笑。

「蜜多」，我說：「你說我們做和尚的好麼？」

「光做和尚？」

「是的，就像和尚一樣，做和尚」。

「嗯……」蜜多想想，歛着鮮紅的嘴唇。「光做和尚多沒意思」。

「那麼，你長大了，不做和尚也可做做別的。比方說做商人，工程師，教員，軍人什麼的；還有，議員、市長、省主席……」

「說呀，蜜多」，羅迦插上說，「師叔問你！我們也不能強迫你當和尚呀，你將來也許會做大官，發大財，你看我們和尚多窮！沒錢，沒人捧，沒……」

「對啦，」我說，「有人還罵我們糊塗，迷信，吃冤枉糧，我們做的人家不知道，還得背上一身臭名詞兒」。

「蜜多」，羅迦說，「你跟我們，並不是賣給我們，我們得看重你的意思。將來，你一定要做個沒意思的和尚，你還可以回家，還有前途」。

「我們依然給你讀書，我們也贊成你為國家做事」。

「直到你能自立，可以留起漂亮的西髮，穿上西裝，皮鞋透亮，在都市裡跑，像那些議員先生一樣」。

蜜多臉紅了，紅裡透白，最後雪白，似乎覺得被侮辱了，一句話也迸不出來。

「噢？」我拉羅迦一下，「蜜多不願說，心裡明白，我們吃番茄，吃蜜多！」

「你們站在一邊說我，師父和師叔！」蜜多吼着。

「我們說的正經話，又不是逗你玩，你總有你的前途是不是？」我說。

「您說您說，光做和尚？」

「是了，我們不是和尚是什麼？」

「我說，不做他們那些和尚。那些……油頭油臉的，西跑跑，東嚷嚷，天天趕喪事，多沒意思！」

「那麼你要做什麼和尚呢？」

「我要做師叔那樣的和尚，又會講經，又會寫文章，又會演說，又……」

「哦，蜜多！你的師叔可不是了不起的和尚，你想想，你要做什麼的和尚？假如，你選定了做和尚！」

「做慈航法師那樣大和尚？」羅迦說。

「不」他囁囁的說。

「那麼做太虛大師那樣的大和尚？」我說。

「也不」。

「那麼你是想還俗了，還俗，也還可以做居士，成一份人家，或者……」

「做和尚，就要似一個大大的和尚；和尚比他們都大！」

「那麼，你連太虛，慈航那麼大的和尚都不做，你還做什麼和尚呢？」

「我要做釋迦牟尼那樣大和尚！」

我天！這小傢伙一下我們弄怔住了。

「倒有忍勁！」羅迦說。

「也有理想！」我說

我撇撇羅迦，羅迦看看我，我們一同端詳蜜多。

蜜多小臉上撒滿怒容，還想辯證。

「別說了，」我說，「你好好做和尚就夠了！做個世界和尙，到歐美說法去，發揚中國大乘佛法精神！」

「唔」，他說：「釋迦牟尼佛也到過外國的！」

羅迦大笑，我搶過小蜜多打他的小臉，我忘形地說：

「可愛的蜜多，你有辦法，但是將來，還看你的意志！」

我們在忘我的歡笑中渡過假日，傍晚，我回靈隱寺去。

「師叔！我希望您常來，說些故事給我聽！」蜜多說。

「說些佛陀說的」。

「是的，就是愛聽的」。

「是蜜多要聽的」。

「我要講給小朋友們聽」。

「哦！可愛的蜜多！」

我擺擺手，蜜多閃着純淨的微笑，「師叔再來……」

「是的，我要來……」

六

現在，夜色蒼茫，滿天小眼睛為我綻開微笑，我又想到蜜多。在歸途，我看到無數億隻佛陀的法眼，垂着金色的光翼，遍覆三千大千界中。……

功德芳名錄

(自動樂助本刊者) 印心法師、呂本望居士各壹百元。楊普良居士五十元。道宣法師、善智法師、陳運桂居士各三十元。林景鑰居士二十元。林鶴、王計、劉鴻超等居士各十元。周志耀居士十五元。洪深居士五元。共計四一〇元。
香港茂蔭法師港幣二十元。
(樂助佛學問答總集者) 嘉義無名氏二十元。

附啓

佛學問答總集因編者緣未熟，迄未能付印，承關心讀者函詢，深感抱歉！編者當於最近期間，力促完成。惟希望各地發心菩薩，大量預購，每本約計八元（以後出版時擬定價十元）。